

當代
創作
文庫

魯彥傑作選



上海新象書店刊行

小傳

小

傳

1

魯彥，原姓王，浙江，鄞縣人，早年爲文學研究會之中堅份子。他的作品以活潑明快，描寫細膩見長。他以鼠牙，犀頂下等短篇小說，絡繹在民國十九年間出版的現代文學月刊上發表（施蛰存北衡所編），備受當時文壇之推崇，爲我國有數之小說家。魯彥先生同時也是一個出色的散文家，他所作之黃金，曾受廣大之讀書界所贊佩。

日敵在我國土地上燃起侵略之火燄，魯彥先生爲了配合我抗戰勝利的條件，在全國作家所組織之文協中，成了最活躍的一員，始終在時代的前端，站於抗戰文化的尖兵地位上，與敵人戰鬥，曾在桂林昆明等地主輯文藝刊物甚多，鼓舞起全國青年對抗戰建國的熱情與信心。

但是，饑饉疾病，帶給了他的嚴重的威脅，然而他始終不懈地沒有放棄他偉大的任務，他在敵人瘋狂的轟炸生活的貧乏困苦以及種種意外的迫害中，努力鬥爭，但終於在我國抗戰勝利前二年許，萬惡的肺結核症帶去了魯彥先生的生命。然而他底精神——他的文學生命，將永遠地活在每個文學青年的心裏。

魯彥先生生前，譯著作俱豐。著作部份已刊單行本者，計有野火，小小的心，鼠牙集，屋頂下，河邊，魯彥短篇小說集，黃金抽子，旅人的心等，譯作有世界短篇小說集等數種。都是具有相當價值的作品，也是魯彥先生畢生的結晶與永生不朽的所在。

當代創作文庫

魯 彥

巴 雷 編 選

目 次

河邊	一
鼠牙	一五
滑明	三五
小小的心	四〇
一個危險的人物	五五
黃金	五九
西安印象	八五
母親的時鐘	九八
幸福的哀歌	一〇四
雷	一三九
槍	一三三

新 象 書 店 出 版

魯彥傑作選

河邊

是憂鬱的暮春。低垂着灰暗陰沉的天空。斜風挾着細雨，一天又一天，連綿着。到處是沉悶的潮濕的氣息和低微的抑鬱的呻吟——屋角裏也是

「還沒晴嗎……」

每天每天，明達婆婆總是這樣的問着，時時從床上仰起一點頭來，望着那朝河的窗子。窗子永遠是那樣的慘澹陰暗，不分早晨和黃昏。

tak, tak……是簷口的水滴聲，單調而又呆板，緩慢地無休止的響着。

tink, tink……是河邊垂柳的水滴聲，幽咽而又淒涼，顫慄地無窮盡的響着。

厭人的長的時間，期待的時間。

河水又漲了。雖然是細雨呵，這樣日夜下着。山裏的，田間的和屋角的細流全匯合着流入了這小小的河道。皺紋下面的河水在靜默地往上湧着，往上湧着。

「還沒晴嗎……」

每天每天，明達婆婆總是這樣的問着，彷彿這頃刻間雨就會停止下來似的。她明知道那回答是苦惱的，但她仍抱着極大的希望期待着。她暫時忘記了病着的身體的疼痛和蘊藏在心底的憂愁。她的深陷的灰暗的眼球上，閃過了一錢明亮活潑的光。她那乾枯的呆呆的口唇在蠢動着，微笑幾乎上來了。

但是也只有一霎那。朦朧無光的薄暮立刻掩上她的眼球，口唇又呆笨地蠢動着。一滴滴的雨聲彷彿

敲在她的心上，憂苦的皺紋爬上了她的面部，她的每一支血管和骨髓似乎都給那平靜的河水充塞住了。渾身是癢癢的疼痛。

「這樣的天氣，這樣的天氣……」

她嘆息着，她呻吟着。

天晴了，她會康健；天晴了，她的兒子會來到。她這麼相信着。但是那雨，只是苦惱地飄着，一刻也不停歇。一秒一分，一點一天，已經是半個月了，她期待着。而那希望依然是渺茫的。

有三年不曾回家了，她的唯一的兒子。他還能認得她嗎？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，她已是這樣的衰老，這樣的消瘦，誰能曉得，她在這世上還有多少時日呢？風中之燈呵，她是。

然而無論怎樣，她得見到他，必須見到他。那是不能瞞目的，倘若在他來到之前，她就離開了這人間。她把他養大，是受夠多的辛苦的，她的一生心血全在他身上。而現在，她的責任還沒有完。她必須幫他娶一個媳婦。雖然他已經會賺錢了，但也得靠她節省，靠她儲蓄。幸福嗎？辛苦一生，把他養大，看他結婚生子，她就够了。但是現在，這願望還沒完成，她要活下去。

什麼時候能够恢復健康呢？天晴了，就會爬起來的。而那時，她的兒子也就到了。屋中的潮濕的發霉的氣息是使人窒息的，但是天晴了，也就乾燥而且舒暢。簾口的和垂柳的水滴聲是厭人的，但是天晴了，便將被清脆的鳥歌和甜蜜的虫聲所代替。——還有那咕呀咕呀的親切的樂聲。

「是誰來了呢……」

每次每次，當她聽到那遠遠的樂聲的時候，她就這樣問着，叫她的十五歲女兒在窗口望着。沒有什麼能比這樂聲更使她興奮了，她興奮得忘記了自己的病痛。他來時，就是坐着這樣的船來的，遠遠地一聲一聲的叫着，彷彿親切地叫着，漸漸聽了近來，停泊在她的屋外。

那時候怎樣呢？日子非常的短，非常的短了。

她是一個勤勞的，良善的女人，一個溫和的，慈愛的母親。而她又有一顆敬虔的心，對於那冥冥中的神，看呵，慈悲的菩薩將憐憫這個苦惱的老人了。一天又一天，或一個早晨，陽光終於出現了，雖然細雨中還沒停止，而她的兒子也果然到了她的面前。

「是呵，我說是可以見到你的，涵子……」她笑着說，但是她的聲音顫慄得哽住了。她的乾枯的眼角擠出來了兩顆快樂的眼晴，世界上沒有什麼比立在她眼前的兒子更寶貴了。而這三年來，他又變得怎樣的可愛呵。

已經是一個大人了，高高的，二十歲年紀，比出門的時候高過一個頭。瘦削的面頰變成了豐滿，連鼻子也高了起來。溫柔的姿態，宏亮的聲音，沉着的情調，是個老成的青年。真像他的年青時候的父親。三年了，好長的三年，三十年似的。他出門的頭一年還完全是個孩子，頑皮的孩子。一天到晚蹲在河邊釣魚，天熱了在河裏泅着，沒有一刻不使她提心吊膽。

「苦了你了媽……」涵子抽噎了起來，伏在她的床邊。

這樣的話，他以前是不會說的，甚至還不曉得，只曉得什麼事情都怪她，對她發脾氣，從來不對她流這樣感動的眼淚。是個硬心腸的人，但他現在含着酸酸的淚，只是親切地望着她，他的心在突突的跳着，他的每一根脈搏在戰慄着。他看見他的母親變得怎樣的可怕了呀。

三年前，當他出門的時候，她的頭髮還是黑的，厚的，現在白了，稀了。她那時有着強健的身體，結實的肌肉，現在瘦了，瘦得那樣，只剩了一副骨骼似的。從前她的面孔是豐滿的，現在滿是皺紋，高高地突出着顴骨，口內的牙齒已經脫去了一大半。深陷的眼睛沒有一點光彩，蒙着一層薄膜，完全是另一個模樣了。倘若在路上見到她，涵子決不會認識她。

「到城裏去吧，媽，那裏有一個醫院，你住上半月，就很快的好了……」涵子要求說，但是她搖了一搖頭。

「你放心，這病不要緊……你來了，我已經覺得好許多呢……你在路上兩三天，應該辛苦了，息息吧……學堂裏又是日夜用心費腦的……梅子怎麼呀？快去要你媽子來，給你哥哥多燒幾碗菜……」

隨後她這樣那樣的問了起來，氣候，飲食，衣服……非常的詳細，什麼都想知道，怎樣也聽不厭，真的像沒有什麼病了。現這只是一時的興奮，涵子很明白，他看見她不時用手按着心口，不時敲着頭和腰背，疲乏地喘着氣。

「到城裏的醫院去吧，媽……」涵子重又要求說。「老年人呵……」

「菩薩會保佑我的，」她堅決地說。「倘若時候到了，也就不必多用錢——我要在家裏老的。」

涵子苦惱地沉默了。他知道他母親什麼都講得通，只有這一點是最固執的，和三年前一樣，和二十年前一樣。她相信菩薩，不相信人的力，火車，飛機，輪船，巨大的科學的出品擺在她眼前，甚至她日用的針線衣服糧食，沒有一樣不經過科學的洗禮，時時刻刻證明着神的世界是迷信的，但她仍然相信着神的補力。她捨不得吃，捨不得穿，什麼都要省儉，但對於迷信的事情却捨得用錢。那明明是騙局，懶惰的和尚尼姑們，什麼工作也不做，只靠幾尊泥塑的菩薩哄騙愚夫愚婦去拜佛唸經，從中取利。說是修行，實際上却是無惡不作的。

「菩薩會保佑我的。」而他的母親生着重病，不相信醫藥，却相信神的力。她現在甚至要到寺院裏去求神了。菩薩怎麼給她醫病呢？沒有顯微鏡，沒有培養器，沒有體腔器，沒有溫度表，一個泥塑的偶像，能够知道她生的什麼病嗎？然而她却這樣的相信，這樣的相信，點上三炷香，跪下去叩了幾個頭，把一包香灰放在供桌前擺了一會，就以爲菩薩給她放了靈藥，拿回來吞着吃了。這是什麼玩意呀？涵子想着想着，憤怒起來。

了

「菩薩會保佑，你早就不會生病了！」他忿然的說。

「還不是全靠的菩薩，能够再見到你？」

「那是我自己要來的，菩薩並沒有叫我回來！」

「我能够活到今天，便是菩薩保佑……」

「菩薩在那裏呢？你看見過嗎？」

「呵，那裏看不到，你難道沒到過廟堂寺院嗎……」

「泥塑木彫的偶像，哼！打牠幾拳，又怎樣！」涵子咬着牙齒說。

「咳，罪過，罪過……」她忽然傷心了，「我把你養大，讓你進學校，你現在竟變到這樣了……你從小

本是很敬菩薩的……你忘記了，你十五歲的時候，生着很大的病，就是廟裏藥求好的……」

「那是本來要好了，或者，病了那麼久，就是求藥求壞的，聽了醫生的話，早就不會吃那麼大虧的。」

「你沒有良心！我那種藥沒有給你吃，那個醫生沒有請到，還說是求藥求壞的……」

三年不見，她的心愛的兒子忽然變得這樣厲害，她禁不住流出眼淚來，她懊惱，她怨恨，她想起來心

痛。兒子雖然回來了，却依然是非常的寂寞，非常的孤獨。

「做人真沒味呵……」她喃喃的嘆息着，覺得活潑真和做夢一般。剛才彷彿晴過了，現在又聽到了

那乏味的憂憤的聲音。

tick, tick……窗口的水滴聲緩慢地無休止的響着，又單調又呆板。

tick, tick……河邊垂柳的水滴聲顫慄地無窮盡的響着，又幽咽又淒涼。

窗子外面的天空永遠是那麼慘澹陰暗她的一生呵……

她低低地哭泣了。

「媽，你怎麼呀……病着的身體呵……饒恕我……我粗魯……我陪你去，只要你相信呀！」

涵子着了急，他不能不屈服了，見到他母親這樣的傷心，他一面給她拭着眼淚，一面堅決地說：

「無論那一天，你要去，我就陪你去。」

「這樣就對了。」她收了眼淚說，「你才回來，休息一天，後天是初一，就和我一道到關帝廟去吧……」

「落雨呢？」

「會晴的。」

「不晴呢……明天先請個醫生來好嗎？」

她搖了一搖頭：

「我不吃藥。後天一定會晴的……不晴也去得，路不遠，扶着我……」

涵子點了點頭，不敢反對了。但他的心裏却充滿了痛苦。他和他母親本是一顆心，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；現在却生出不同來，在他們中間隔下了一條鴻溝，把他們的心分開了，把他們的世界割成了兩個。母親够愛他了，爲着他活着，爲着他苦着，甚至隨時準備着爲他犧牲生命，但對於她的信仰，却一點不肯放棄。而這信仰却只是一種迷信，一種愚昧，她相信菩薩，既不知道神的歷史和來源，也不瞭解教條和精神。她只是一味的盲從，而對於無神論者不但盲從，却連聽也不願意聽。無論拿什麼證明給她看，都是空的。而他自己呢？他相信科學，並不是盲從，一切都有真憑實據的真理存在着的。在二十世紀的今日，他決不能跟着他母親去信仰那泥塑木雕的偶像，無論他怎樣的愛她母親。他們中間的這一條鴻溝真是太大了，彷彿無窮盡的空間和時間，沒有東西可以把牠填平，也沒有法子可以跨越過去。他的痛苦也有着這麼大。

現在，他得陪着他母親去拜菩薩了。他改變了信仰嗎？決不。他不過照顧他病着的母親行走罷了。他暗

中是懷着滿腹的酸笑的。

「下雨也去嗎？」

「也去的。」

四月初一的早晨，果然仍下着雨，她仍要去。

爲的什麼呢？爲的求藥？生病的人，就不怕風和雨了！彷彿已經給菩薩醫好了病似的！這樣要緊，彷彿趕火車似的，彷彿奔喪似的，彷彿逃難似的，彷彿天要塌了，地要塌了似的……這簡直比小孩子還沒知識，還糊塗，那邊什麼也沒有，這裏就先冒了個大險！這樣衰弱的身體，兩腿站起來就發抖，像要立刻栽倒似的，而她一定要去拜菩薩，拜泥塑木彫的偶像，一無知覺的偶像。

「香火受得多了，自然會靈的。」她說。

那麼連那裏的石頭也有靈了！桌子也有靈了！凳子也有靈了！屋子也有靈了！一切都該成了妖精了！就假定那泥塑木彫的關帝有靈吧，他懂得什麼呀？那個紅面孔的關雲長？他幾時學過醫來？幾時嘗過百草？他活着會打仗，死後爲什麼不把張飛救出來，劉備救出來，諸葛亮救出來，爲什麼要眼望着蜀國給人家併吞呢？

「那是天數，是命運註定了的。」

那麼，生了病，又何必求藥呢？既然死活都是天數，都是命運註定了的！

沒有一點理由！一絲一毫也沒有！而她却一定要去，給她扶到船上，蓋着很厚的被窩，還覺得寒冷的樣子。這樣老了，什麼都慎重得利害的，現在却和自己開這麼可怕的玩笑，兒戲自己的生命！

「唉，唉……」

涵子坐在船上，露着憂鬱的臉色，暗暗地嘆着氣。他同他母親在同一個天空下，在同一個時間裏，在同

一隻船上，在同一條河上，聽着同一的流水聲，看着同一的細雨飄，呼吸着同一的空氣，而他和他母親的思想却是那麼樣的相反，中間的距離遠至不堪言說，永無接近的可能……橫隔在他們中間的，倘若是極大的海洋，也有輪船可通，倘若是大山，也有飛機可乘，而他們的心幾乎是合拍地跳着的，竟被分隔得這樣可怕……

「看呀，他現在是怎樣的譏笑着，反對着那個像和他母親的迷信，怎樣苦惱着焦急着他母親的病，而他母親呢？」

她非常的敏度，非常的平靜，她確信她這次的病立刻會好了，她頭一天晚上就預備得好好的：洗腳梳頭，帶香燭，辦金箔，已經開始喃喃地唸着她所決不瞭解也不求瞭解的經句，睡在床上只是反來覆去的等天亮。東方才發白，她已經穿好衣服，斜坐在床上了。倘若不是生着病，這時已經到了廟裏，跪在香案前呢！一早下着雨，她不再問「還沒晴嗎？」也不再怨恨似的說「這樣的天氣，這樣的天氣！」這兩天這寒涼的潮濕的，憂鬱的暮春天氣，在她彷彿和美麗的晴天一樣。她心裏非常的舒暢，眼前閃耀着光明的快樂的希望。她不說半句不吉利的話，不略略皺一下眉頭，什麼也不想，只是一心一意的喃喃地唸着經句，彷彿她只有一顆平靜如鏡的心，連那痛苦的軀殼也脫離了似的。雖然是下着細雨，吹着微風，船在河面駛着，依然是相當喧擾的咕呀咕呀的船槳聲，泊泊的波浪聲，兩岸淙淙的溝流聲，行人的腳步聲，時或遠遠地嗚嗚的汽車或汽船的汽笛聲，某處咕咕的斑鳩喚雨聲，一路上埠頭邊洗衣女人嘻嘻哈哈的笑語聲，水面上來去的船隻喧鬧聲……但是這一切，她都沒有聽見，沒有看見，她彷彿已經離開了這世界，到了清靜寂寞的天堂似的。

「唉唉……」

滿子一路嘆息着，幾乎發出聲音來了。爲了母親，他現在是把他的痛苦緊緊地壓在心裏，但還痛苦却

愈壓愈膨脹起來，彷彿要爆烈了。他仰着頭，望着天空，天空是那樣的灰暗陰沉，無邊的痛苦似的。他望着細雨，細雨像在低低的哭泣。他望着河面，河面飄着憂苦的皺紋也對他望着。他轉過臉去，對着兩岸，兩岸的水溝在對他訴苦似的呻吟着。

「苦呀，苦呀……」船槳對他叫着似的。
接着是一聲聲「唉，唉」的船夫嘆息聲。

「哈哈，哈哈……」兩岸埠頭上的女人笑了起來，彷彿看見了他和他母親中間隔着的那一條鴻溝。
涵子幾乎透不過氣了，連那潮濕的空氣也是沉悶的窒息的。

船靠埠頭了。要不是他母親叫他，涵子簡直還以為船仍在河的中心走着。

「滑稽的世界！」涵子自言自語的說，看着岸邊，不覺好笑起來。

這裏已經停滿了船了：小的划子，大的搖船，有許多連篷邊沒有，在這樣風雨的天氣，有幾隻是二十里外的香裏來的。他看着船名就知道有幾隻船上還載着兒子，那一定是更遠在深山冷香裏了，或者是病得很利害。

他扶着他母親走上岸來，一所堂皇華麗的廟宇和熱鬧的人羣就映入了他的眼簾。這還是初一，如果是誕辰，還不曉得熱鬧到什麼樣子呢。

白了頭髮的脫了牙齒的，聾了耳朵的，瞎了眼睛的，老的小的，男的女的，坐着搖籃，坐着轎子，坐着船，從旱路，從水路，遠遠近近的來了，這中間，有的腫着眼睛，有的生着瘡，有的爛着腿，有的在咳嗽，有的在發熱，有的是肺病，有的是腸胃病，有的是心臟病……這些人都是來求藥的，他們都把關帝菩薩當做了內外科，婦人科，小兒科，一切疾病的治療者。此外有些康鋪的人是來求財，求子，問壽命，問信息。把關帝菩薩當做了無所不能，無所不知的萬能者。一個一個拿着香燭進去，一個一個拿着香灰或錢司出來，有的憂愁着，有的

呻吟着，有的嘆息着，有的流着眼淚，有的微笑着。他們生活在各種不同的屋角裏，穿着各種不同的衣服，露着各種不同的面色，抱着各種不同的希望和要求，而他們的信仰却是一致的。

「愚蠢的人們……」涵子暗暗地說着，扶着他母親走到了關帝廟的門口。

那門口有着一片好大的廣場，全用平滑的細緻的石板鋪着。左右兩旁豎着高入雲霄的旗杆，前面一個廣大的圓池，四圍用石欄杆繞着，走上高的石級，開着三道巨大的紅漆的門，門口露着兩個高大的石獅子。兩邊望着一個雄壯的馬和馬夫，香煙的氣息就在這裏開始了，大家都在這裏禮拜着。

「讓我點香呵……」明達婆婆說着，從涵子的手臂中脫出手來，衰弱無力地顫抖着，燃着了火柴。

「我給你插吧，」涵子苦惱地說着，「你沒有一點氣力呀！」

他接着香往香爐裏插了下去，但他的心裏充滿了憤恨。這是一匹馬，一匹泥塑的馬，有着思想，有着情感的動物中最智慧的人，現在竟向這樣的東西行禮了！而且還不止一個人，無數的，無數的男女老少，連他也輪到了點香的義務，要不是爲了母親，他幾乎把香棒在那東西上面，用什麼棍子敲毀了那塑像。

三個好高大的門限，他吃力地扶着他母親跨了進去，就是寬闊的堂皇的走廊。腳下的石板是砌花的，紅漆的柱子和棟樑上，都有着精細的彫刻，牆上掛滿了金光奪目的匾額和各色的旗幟，上面寫着俗不可耐的崇拜與稱揚的語句。牆的下部份砌着許多石刊的碑銘，一樣地不值得一讀的語句，下面署着某某善男或信女的名字。

「哼……」涵子暗暗地自語着，「都是好人，到這裏來的！但是我們社會的黑暗，社會的腐敗，貪婪殘暴的惡人從那裏來的呢？」

他憤怒地對着那些來去去的男女老少，射着輕蔑的眼光。他看見他們都把頭低下了，非常慚愧，非常內疚似的，靜默得只聽見輕緩的腳步聲，微細的衣服摩擦聲，和低低的暗禱聲。

「看你們這些人出了廟門做些什麼！爭鬧，欺騙，驕傲，兇橫，殘忍……」

他現在繞過一個大院子，走上一個彫刻的石級，到了第二道門了。這裏的柱子，棟梁，牆壁和門道，彫寫得愈加精細，彷彿是以前的皇宮一般，金光燦爛的門的兩邊豎着很大的木牌，寫着「肅靜迴避」幾個大字。走進門，又是非常寬闊的走廊，走廊又是許多旗幟，匾額和碑銘，外面還裝着新式的玻璃門窗。廣大的院子中間築着一個華麗的戲台，面對着正中的大殿，倘若演戲了，那是演給菩薩看的。

「菩薩也要看戲！原來是個凡俗的菩薩！」涵子不覺苦笑起來。

這些人們真是够愚蠢了，他覺得他們一面把菩薩當做了萬能的，全知的，一面又把他當做平凡的愚笨的，和他們一模一樣。

繞過圍廊，他扶着母親走進大殿了。這種簡直是驚人的華麗和溜冰場一樣光滑的發光的石板，兩抱粗的柱子，巨大的細緻的銅爐，紅木的彫刻的供桌，金碧輝煌的神龕，光彩渾發的泥像，關羽，周倉，關平，兩旁神龕中還站着四個判官一類的神像，這連涵子也不曉得是誰了。關羽在這裏彷彿做了皇帝，那些是他的文武官員似的大殿中迷漫着香烟的氣息，涵子幾乎窒息了。而在這氣息裏面還夾雜肉的氣息，魚的氣息，原來那偶像是吃葷的。

而那些頂禮的人們呢？却都是齋戒沐浴了來，奉行着佛教徒的習慣。他們都說自己是善男信女，而關羽活着的時候却是以善於殺人出名的。

他抬起頭來，望見了上面兩塊大匾，一邊是「正義貫天」四個字，一邊是「保國福民」四個字。

「哼……」涵子又憤怒了。

這偶像在怎樣的「保國福民」呢？他叫人民迷信，叫人民服從，叫人民否認現實的世界，叫人民忘掉自己的「人」的能力，社會的經濟破產了，國家將亡了，他還在不息地吮吸着人民的脂膏，造下富麗堂皇

王宮似的廟宇來供奉他偶像！他在禍國，他在殃民，他的罪惡是貫天的——

「快些點起香燭吧……」他母親說着，已經跪倒在拜凳上。

他憤怒地咬清牙齒，點起香燭，幾乎眼中噴出火來——他要燒掉這廟宇！

「唉，唉……」他又痛苦地嘆息起來。

那是完全爲了他母親，爲了他母親呵。

他母親是多麼的敬虔，多麼的深信。她伏在拜凳上，是那樣的安靜，那樣的舒暢，她底着頭，微微地睜着眼，久久地等候着。她看見了金光的閃躍，神帷的盪動，偉大的莊嚴的神像的起立，明亮如電的目光的放射，慈悲的萬能的手在香案上面的伸展，她甚至還聞到了一陣奇異的非人間所有的神藥的氣息，聽見了宏亮的神的安慰的語聲：

「給你加壽了——……」

她感激地拜了幾拜，緩慢地站起身來，充滿了沉默的喜悅。她心頭的一顆巨石落下了。她的眼前照耀着快樂的希望的光明。她走近香案，恭敬地取了香灰。

但這時，她的另一個急切的願望起來了。她要求那萬能的全知的神給她解答。她取了兩片木卦，重又跪倒在香案前，喃喃地祝禱了一會，把木卦舉得高高的，往地上擲了下去。

是一陰一陽的巽卦。

她拾起來，喃喃地祈禱着，第二次擲了下去，也是巽卦。第三次又是巽卦。她抑制着最大的喜悅，感激地拜了幾拜，這才站了起來。

「你去看一看卦牌，是怎樣講的吧，蕪子，我求得了三巽卦呵……」

「呃！只怕太好了呀，看她做什麼。」蕪子搖着頭說。

「自然是好卦——但你給我看來吧，聽見嗎？」

「哼！專門和我開玩笑似的……」涵子喃喃地說着，終於苦惱地走近了那厭憎的卦牌：「日出東方，前程亨泰。」他懶洋洋的唸着。

她母親微笑了。那樣的快樂是他回家後第一次的快樂的微笑。她的病彷彿好了。她的腳步很輕快，雖然一手扶着涵子的手臂，涵子却覺得非常輕鬆，沒有扶着他似的。他們很快的走出了廟宇。

涵子驚異了一會，又立刻起了恐懼和痛苦。他知道這是他母親的心理作用，病原並沒有真正的去掉。他相信她的精神是過度的興奮，不久以後，她的病會更增加重起來，尤其是疲勞的行動和風寒的感染。他們又坐着原船在河面上上了。

斜風依然飄着細雨。天空依然是灰暗陰沉的低垂着。河面依然露着憂苦的深刻的皺紋。而涵子也依然苦惱地沉着臉，對着他母親坐着。

他剛才做了什麼事呢？一個有着新的知識和思想的青年學生？他是相信科學的人，他是反對迷信的人。他有勇氣，他有熱誠，他抱着改革社會的極大的志願。但是現在呢？他連那最愛他的自己的母親也勸不醒來，也勉強不過她，也堅持不過她。他們中間的距離是這樣的遠，這樣的遠，永沒有接近的可能……

「涵子，你怎麼老是這樣的苦惱模樣呵……」他母親說了，「我的病已經好了，你不必憂愁呀……」
「我嗎……我沒有什麼……」他喃喃地回答說，這才注意出了他母親下船後就是使着背坐着，很有精神的樣子。

「你看，天就要晴了。」她微笑地安慰着他說，「日出東方……底下一句怎麼說呀？」

「日出東方，日出東方，天就會晴了嗎？」涵子不快樂的說。

「那自然，菩薩說的……」